讀左補義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璩　墧　校

成公二

〔經〕甲戌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悼公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公欲叛晉故城鄆而爲備 鄭伯伐許〔胡〕悼公稍爵喪未踰年以吉禮從兵革之事〔目〕趙鄭三加兵於許矣〔鄭〕悼父伐人喪子以我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王氏樵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

[illegible]公懼[illegible]討也故如晉晉侯惡公之[illegible]盟十[illegible]也故不從然晉謀矣[illegible]倘與其何可其係

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謀晉叛本乎。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會言其故

夏公如晉〔程藙〕一歲一朝諸侯於天子所未有也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杜解〕言將不能齊於也後十年將厠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須言天道顯明愛其命若雖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失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陳傅〕傳稱晉失諸侯之故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近也於我。諸侯聽服也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補正〕言[illegible]夾其肯字愛也我乎。公乃止。

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敬而叛。中國

孫見曲在鄭

明知鄭曲矜直但以救鄭事故執鄭一肩

所以日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國之忠。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按展陂鉏任泠敦皆在許州境）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鄭地）（氾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平也）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側（子反名）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爲明年許訟鄭於楚張本）

鄭與許皆仰庇於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己爭也。而執皇戌公子國。

傳言淫人必禍得亡終字而貞伯謂祭其得亡此例于淫祀之甚

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綱 乙亥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杞絕出也。傳在前年。按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叔姬乃其繼昏者。）○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

梁山崩。（記異也。按梁山，今在陝西韓城縣。）○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夷。（定王崩太子立，是為簡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按今河南封丘縣北有桐牢亭。）

傳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往解放趙嬰也原何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秫館作作亂也言我若出亡原屏必將欒氏所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獲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貞伯既答趙嬰使者，而自告其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illegible]書子而 [illegible]伯宗伐 [illegible]傳雅而必 [illegible]自道人可

乎。以待放逐爲禰祭之之明月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原屏以嬰之內亂。不顧其親而放之義之公也。又不聽嬰

護已之言。必之正也。或曰原屏自放之罪原屏之辜。非也。

嬰豈甘就放者。必請於晉侯行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宜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師古曰

趙嬰淫人。求禍於神。宜伯淫人。求福於人。似以人蓋于神然

而先後俱亡。

梁山崩。穀梁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纂言自此六十年弒君七滅國九。晉侯以傳

驛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匹重亦載之車。辟音避。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之速也。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伯宗曰。梁山

見典禮教亡人鮮知學

當士倖僭問之與尚未及此耶

崩。將名伯宗謀之。重人對問將若之何。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武旦反徹。樂。息入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非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于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篇總〕傳見晉無脩省之實

胡傳謂重人所告以六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乎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辭。伯宗之答也。請見不可。高人也。為賢何必請於賢。需才之際。伯宗不能舉之。與晉臣之舉致歟者異矣。此穀梁譏其擬晉無猶歟。

兩適相備而鄭已弃之矣以勢合也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前兩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凡傳外君臣相盟亦皆不書他放此

宋公子圍龜文公子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聲鼓譟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圍龜之難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使宋傳

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霸將復振矣然天王討至覇主宜帥以哭臨且覲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僭王者不足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十一月巳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補注 傳欲見王諡并行文張注爲不合杜說

經 丙子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杜舒曾 人自敘 之功至今無患故 作先君武公宮 ○取鄟。附庸國也 音專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前 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救楚始書 大夫將 沿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 偽王元年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公子偃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 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

鄭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爲援耳何嘗心服哉祇述行進

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按立武宮言建立武公之宮也杜氏謂魯下文立武乃立武軍非也皆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之成武耳傳立武二字與經字同而義異後立如立德立功之立言武廟之立欲立已

爲充宗曰公羊武宮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一年有事於武宮即此武宮也蓋戰勝時禱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僭之於魯公之廟而爲武世室明堂位遂修言之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自其廟毀之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親盡而毀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

孫云以辭會自宋九不當以無信失衛何以求諸侯正照此句說

猶稱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疎也。　朱可亭曰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

取鄟言易也。

恃覇者之睦而脅附庸以自肥。

三月晉伯宗夏陽説晉大夫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戎別種侵宋。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滕針在師于前年

鍼。衛人不保。備不守説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故

㘝云以樂利爲土薄陛言不利後敗衍不樂以新田夫爲佚中閒爲佚法

錄云沃饒近鹽不過其貨利土厚水深古是聰明民遲教貨以戰爲利矣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古國名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鹽也疏云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補正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近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陛也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上薄地下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按惡下文杜解云穢惡也覯爾雅云遇也言穢惡之殺水無以沫之與人根漏罷也墊隘杜云羸困也襄九年傳夫婦辛苦墊隘杜云羸頓也然則墊隘是借用字為則頻之名不以毗言附注毀之非是後緣敗云墊隘則民愁史非墊丁念反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膇直偽反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入河澮水出平陽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疏云十者數之小成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

則問京兩賦然以此爲藍本

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詳本疏云民居近寶則民驕侈爲貧富兼併則貧多富少貧者公說然財以供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如附公室貧也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爲季孫如晉傳陳僑凡自遷其國都不書

晉生齒繁庶。絳不足容之。故謀遷。諸大夫抗定沃饒近寶。以爲國利君樂。韓厥力破沃饒二字中段。詳叙新田之美。末用反掉一得一失。分外瞭然。點出不可謂樂。卽不可爲利以見樂。利者在此不在彼也。遷國大事一言而定。獻子其有功於晉哉。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經書前命前伐宋之命晉使之

侵蔡直爲蛇足。雖曰從事。然已避楚。則彼此相當也。

戰危事也。受大國之命而搆怨强鄰可乎。季孟獻子主其事。不敢深入。與之言事晉之利而已。于是宋遂服晉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與晉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地名【補注】杜氏曰。楚三軍二廣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師爲經營中國之本。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其敗于城濮。楚子曰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此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而後此養死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晉周宣王之世。申侯以王舅爲南國之屏榦。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

一句反揭起下以

戰不在人而在於治國名言

此（此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雖幸而勝楚。亦負不善之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伏欒。晉立意戰楚。三卿一言而止。可爲聽謀遷善之法）

楚伐鄭。鄭畏而晉救之。楚師還。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可謂勝算矣。而又侵蔡。是遷戮也。聖人以救患爲德。

之與蔡
於郯傳曰

不以邀戮爲功武子知難而退故不書使蔡之師蔡人從叛故不與楚人之救

經 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程解而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鼷音兮）。吳伐郯（吳始見經　郯音談）。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書不郊明有非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按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有馬陵城）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來吳以窺楚楚以禦吳吳楚之扼坑也）。冬大雩（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詳說郯國雖小尚有典刑郯子來朝聖人訪以官名書吳伐郯貴郯賤吳）也。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杜解振整也旅衆也）

始懼楚也吳之興伐鄭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夷狄張則中國危

二子鄭楚　楚服日可

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慭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新吾亡無日矣（經營季孫謂侯國不能愍慎譏然亡人之言）君子曰知懼如是斯生不亡矣（陳傳傳見吳入中國而譏者懼）

通吳于上國因吳以敝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僭號涇名聞于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既有一楚復增一吳文子之所以懼也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鄭地音凡）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

吾云此傳吳入州來而原叙到巫臣之通吳下晉用以以之通與丁恃而原叙引丁巫子反之構怨傳以

知諸侯未嘗畏楚師也

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未爲齊來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晉覇振矣。合九國之師以救鄭，而君親行，急於恤患矣。鄭恃諸侯之救，其臣亦有以自奮，遂攻楚師而鍾儀因。楚不敢肆，不可謂非晉之功。然合九國以禦楚之偏師，不能毫末加於楚，反不如鄭之有功，又以見晉之怯也。

楚圍宋之役，莊解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

巫臣得賦窮年見熊之弱于位與子重子反戕之

節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力含反）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壽夢季札父夢莫公反）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拔出偏之制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偏重車在後所謂四兩爲卒也春秋則以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又別有二十五人爲兩從之所謂偏法也今欲教吳車戰每乘各有尊司惟從偏二十五人之兩納可移動故於各千乘中擇兩之司選者共得百人爲卒以適吳故云兩之一卒既至吳又選其與吳人相習勤於皆教者得二十五人盖以偏之一兩之一留於吳所謂各偏兩之一也偏之一小偏九乘之一蓋一乘也兩之一百人四兩之一盖二十五人也杜說未明顧氏以一真爲一兩與說更不宜除）與其射御教吳乘

述下三教字是亦臣稱怨出力與謀二子胥所臨

軍。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陳僅傳見吳楚始交兵皆略不書子。重。奔。命。救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諸夏也補注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敗淮西北爲吳有爲亡郢之漸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二臣以私怨殄人之宗、分人之室、吳日入郢、有由然也。州來者。楚人與國。吳得之。足以窺楚。繇楚衰、晉強、由于此。吳強、晉弱、與吳亡越霸、皆由于此。末段實爲、春、秋。下。半、部。之。綱。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良夫之子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

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林經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陳[illegible]傳見不書以戚叛

林父世尊衛政而倚晉卿爲援定公思逐之以戚奔晉。公之如晉恐其挾晉卿爲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林父正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戚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之復蓋晉卿之謀也

經戊寅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已勝齊服事晉故晉來請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宋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葉不林曰何以書以宋公使書爲得禮也舒禮無父則命之無母巳命之辭言使無母之辭也禮閑君有求昏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末紫不親命之亦半云不告覲命非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提出敝邑之猶見本爲爭田齊以不義之介以義春何可二

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按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公即位天子初未嘗錫命何加之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繫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

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鞍之戰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食肉晉侯聞之反其所取侵地王氏謂恐無是事但說苑載之更詳或有之也然魯地爲齊侵得之本非齊有還魯是也復歸齊非也 季文子餞之 程解送行飲酒 私焉 私與之言 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用師之戰鞍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言不復嚮敬于晉 詩曰女也不爽 差也 士

將云上已明言二命之失因求焉快引詩挑二三其總句反覆批驗惟前能留故後極暢一層翻作數層

貳。其行。士也罔極。中二三其德。（詩衛風）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音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大雅）曰。猶（圖也）之。未。遠。是用大簡。（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莘氏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孫氏謂私言易入。正。進言之妙。皆非也。萬充宗曰。僖元年。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此實季氏之私也。前取汶陽田。季孫取之也。故行父獨私于韓穿。非為國也。只有責晉無信義一層意。而處處以諸侯解體。夾寫。蠹晉結齊好。故以汶陽歸齊。豈知以此固交正。恐以此解體。直刺晉人之隱。

晉欒書侵蔡。（杜謂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

略敘　總敘

年遂于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晉之沈國名按揖其君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大雅曰。愷悌君子。遐遠也不作用也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蔡。遇於楚。自羅泉與盟之後。不從諸侯者四十八年。晉人侵蔡。遂侵楚。繞角之役。又侵其與國之沈。欒書用三子之謀也。傳以其鋤強楚之勢。故與之。而經以不能與楚之罪。徒虐小國。故于侵楚略焉。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殺同括以欒郤為主郤又從與相也

無一字觸欒郤所忌故言易從然以理論之成季之勳自當有後宣孟之忠其惡安在、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評〕謚宋三世內賢故卿權抗於君今而後紡

昏於魯共公有意於正家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註〕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徙其為闖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莊姬子從姬氏晉成公女畜於公宮。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稱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辟匹亦反周書康誥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登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殺同括。當以傳為據。晉世家屠岸賈欲滅趙孤。孔疏已辨之。毛西河從史遷晉討趙盾之說。予謂如此時討盾之弒

君窺彌主之則韓厥安敢言宣孟之忠也　四年冬傳大書欒書將中軍則晉國秉國之鈞也趙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則書之欲逐趙宗久矣嬰通莊姬姬在公宮若無下手處書秉同括之惡嬰逐與逐嬰又秉姬之怨同括遂殺同括讒首句則所謂原屏爲亂明是冤獄韓厥云屏于賴前哲以免以屏字冊加同括身上倘爲同括訟冤正犯書之所忌蓋恐主立後是非不必甚明又引書不敢偏累寡以孤兒寡婦動之皆善予立言也

秋名桓公來賜公命。名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莒子朱池城池也渠邱邑名按今屬山東安邱縣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分明指楚

汪云抉進一層發其微恉在此數語

晉與吳通而不許鄭之平與鄭與楚比而不許許之事楚宿日用兵尤不可曉

爲虞度也對曰夫狄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附注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況國乎爲明年莒潰傳

巫臣之爲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折而入於楚也正是怨楚之深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恐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晉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季孫不能理折文子而行賂文子豈受賂者不知人矣然

異伐鄭而晉不之救。鄭服異而晉謀伐。何以服小國之心。「女子不失事君之忠。而語語脊制。傳特著此篇。見小國受役於大國者。宛抑無告。皆如此。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經解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歸進說者云嬴姒己曹邾嬀弋同姓國少雖此禮難行盡自大國存滅後言之不可語成周盛時如衛晉來媵苟非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按齊人之媵濟齊與方睦而齊久事晉因晉人來媵又以宋為王者之後得備天子十二女之制故也考宋之六媵同於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姪娣從本國三人三國媵之亦以姪娣從各三人故為十二諸侯二國媵之故一娶九女顧姪娣行次不同共適一夫聖人制禮宜無是事姑闕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萬充宗曰、媵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媵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衞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　按程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媵。夫伯姬以宋災守節。乃見其賢。豈初嫁之時。即知其賢。而三國來媵耶、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媵常制耳。何足爲美耶。

經 己卯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衞地 **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女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伯姬 晉人來媵。也 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公。子靈環立。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蕭又受楚賂會于鄬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莒別邑也備法伐書將人書人一事再見略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本稱杞逆叔姬。為我也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杞。春秋與其能歸而為之書也。自此見之。史傳去婦復反者多矣。未聞既去而遂絕。絕而不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說。按出者介其至母家省過俟其改而復之也若已適人則與廟絕

范文子非不欲晉有於自能此時須何後少其爲人

經凡書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彊也。如來盟來歸來賵來納來媵之類。今曰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詐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卽以勢脅之。何必其君親至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爲公請于杞。誤矣。意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其卒。請喪耳。爲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爲杞夫人。沒當祔于姑也。爲我者。恐魯以無罪見棄責杞。因卑自逆之也。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強也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子是年傳

寫出婦人愛女情長有一段至性在內

記吳人不至爲僞公會鍾離傳于襄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爲悼公會成但指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行父之言本非無意文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强將爲勢屈晉無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衰晉强之驗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穆姜伯姬母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聞文子言宋樂實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緑衣詩邶風也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丁兮反。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蠲古元反。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前此蜀之盟。楚合十一國之大夫。晉何能盡執十一國之君。蓋不救魯衛。自覺無顏。魯衛受盟。佯為不知也。至此覇威稍振。鄭伯悔過來朝。不以禮接。而執其君。殺其使。伐其國。皆欒書為之也。夫敬其君者。必致禮于隣國之君。郤至是也。不敬其君者。必無禮于隣國之君。欒書是也。傳止斷其後一着。以執君非禮無待言也。自此楚一招鄭。鄭即比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兵鄭爲嬰。其孰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拘縶中立反鄭獻鍾儀在七年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稅吐活反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泠力丁反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辭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晉之所以爲霸主。以其會周摟夷爲小國所依也。乃紹爲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遂與楚成。其後向戌爲宋之盟。實托基于此。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也。前此邲之役。荀林父待盟有日。卒爲楚覆。至此晉霸界振而景公復圖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鄭。而重賂使鄭之貳。伎倆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畏。縲絏焉惟成是亟。亦足恥矣。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戌申。楚入渠丘。戌申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注云兩城俱惡絕收到無備下文從無備舉莒又抬閃一步用備字反抑手法妙妙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經塗楚居荊州道遠于莒莒在吳魯之間伐莒實有輕中國之心乃齊晉不敢國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其前舉不敢議其後莒小國安得不讓讀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疏云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為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日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以喻遐在位之人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菅古顏反蒯苦怪反蕉在遙反

七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敢救

傳深責莒之無備而與上篇進敘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為蹂躪天下無伯則列國皆

莒也。方知鉏儀之違。釋莅之使。其纂甚謬。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貳則執。莒患不救。爲人窺破。故秦援白狄伐之。楚使之也。亦晉自致之。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與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劉傳鄭之亂晉爲之也叔申之謀。所以救時。而竟以此見殺。國家何以有任事之臣。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本晉

命歸故楚報之

【經】庚辰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胡傳】黑背生公孫剽後孫林父出衍而立剽剽之立蓋衆父寵也按篤于愛弟非失也亦親其弟何如耳如謂寧用他人則周公康叔非武王之弟故○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卜常祀不郊非禮故書按昔卜郊者四唯此年五卜疏云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杜謂州蒲非也○齊人來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卒子州蒲立·獳乃侯反○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晉大夫○糴徒弗反茷扶廢反如楚報大宰子商楚公子辰之使也。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杜】歷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公子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孔穎達疏云晉厲公名州蒲或悞州滿按太子攝行君事以終會耳非生立爲君也傳失之鄭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皆穆公子爲質。修澤地名按今在河南原武縣北辛巳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費幾許荼毒。執君歸君。晉亦費幾許周旋。皆欒書謀國之不臧也。晉侯有疾。立太子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代父位。或曰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列。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稱而書晉侯。竊以爲皆不然。如

或云左氏此等文皆有承倫理不知景公要殺趙愧於心結而成夢非謂實有已乎也視下[illegible]葢之夢且

鼎州蒲主盟○何妨曹諸侯會晉大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四月也、正、何、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大子從行至鄭○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爲而不稱晉侯○故晉以親會告而史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illegible]有神巫故名而問之○壞音怪覺古孝反○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

小趙直所爲乎並傳爲天下好殺者示戒耳若闕捐所言杜伯射王此誠有乘倫璞故內傳不錄周云以好殺敎夢以多夢行故心已死矣欲不死得乎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肓音荒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主爲公田者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也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君子脩德立命其于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定也景公惑聽婦人讒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怵然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窮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

心之靈爽夢幻大厲及鬬巫言貪生畏死憧憧往來及其疾也又常有倖心神益衰倖心益甚欲于百死中求一生路不得故尸居餘氣夢幻二豎巫交鬼神醫知生死其言悉隨吾夢而無異傳述其殺桑巫稔惡于終殺小臣遺禍于役而殉葬一事與秦穆宋文而三皆天帝所不容者也雖有服齊之功已萌成楚之志氣昏力憊鬼神乘之安能繼文襄之業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得其人言叔申爲忠不遠害身

鄭成無道不及晉惠之於飴甥傳言非賢君不可爲此謀況不善之人乎其斥成公至矣

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楚。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石葉林曰。不書葬。以公親會爲恥也。

天子之喪。諸侯送葬。卿弔。魯侯親弔于晉。是以天子之禮事晉。而又過之也。晉安然受之。又不止其送葬。是以天子自處也。晉實不德。何以責貳。晉不自反。而一意陵人。魯不自强。而屈禮受辱。交譏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棣　　　　
男　埴　校

成公三

經辛巳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解：正月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犫，郤克從父兄。犫，尺山反。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杜解：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方解：魯人辱之，故不書。胡氏謂孔子諱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魯，而魯受之，其惡同也。邾子[illegible]于來奔喪，魯人以為榮而書，聞孔子

刪起　鑑云賦是正禮部是嫡妻自發大節

汪云是能守人之孤　周云合卺冗畢竟非爲保全施氏一個一苦昔別時

不削矣

公送葬後猶留五月。蓋待羅茷之反也。幸茷反而知魯無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虐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可恥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郤犫來聘。且涖盟。高氏曰公留九月晉侯不與盟故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無譏其矣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疏云娣姒之名其夫之聲身同則從身之長幼娣弟也姒長也止言婦之長幼不言夫之大小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按男女並謂之子。即下外弟外妹也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管于奚子爲大夫。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即外妹曰。鳥獸猶不失儷。惻也子將若何。曰。吾

妖節

[illegible]美色[illegible]其圖殺翁誣郤犨與壺讖在郤氏宮翁豈釋在族氏已振人心

不能死亡。言婦慍不與郤犨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傳言郤犨罹難所以亡

懸郤犨也。三郤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離之婦。豈來聘而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穆姜奪聲伯之母而嫁之齊。聲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郤。鳥獸猶不失儷。一節將諸人誣蔑。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魯。傳載其卜宰一事。未有違德。蓋郤犨之勢力。足以震懾。飲泣死亡。立覩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靦顏應命。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

在王所者皆此等人周室安得不亂

可作郤氏小傳一則讀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方望溪曰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載晉平公之喪子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也然留之九月則已傎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周卿士音餘）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邑（周邑）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業以前之好）

或曰魯受晉辱而改事齊或曰恐齊脩怨故求免焉夫旁方睦于晉豈敢再伐魯衛魯郎事齊亦不足以抗晉也蓋

敘郤一語鄇至非不恭謙

溯周初封

妙在兩說俱不說他鄇田只溫明而鄇田自見筆筆寫賓主是筆筆顧主

行父涖盟于晉。則晉已睦矣、晉睦而兼及與晉相睦之齊。

聘問往來。禮也。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按河南武陟縣。鄇音侯。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按王欲治鄇田而晉不奉命乃使兩大臣訟于晉。傳著晉霸之橫。周室之衰。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遷徙民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檀周邑。今河南懷慶府。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

襄王以溫賜晉文。狐溱陽處父。皆食邑于此。後晉侯以陽

以爲成如以肯成將虛設寡爲成即退退伏肯成而弱而乃要盟而門

郤氏御溫之旁邑御田與溫相連因欲并有之故至云溫吾故也劉子不屑屑論溫與御田之疆界不同即以溫論襄王可賜今王可黜不得爲郤氏之故物矣況郤本周之境內乎非并欲爭溫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年在在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晉求楚成而爭周鄇之局壞晉景華元皆春秋罪人也

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就盟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秣經所地也約會之所乃二國質信之始秦伯歸而背

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秦每援楚以困晉。間晉楚既成。因有爲成之志。其遲疑不决者。以晉楚之交可得而間也。於是歸而謀所以間晉於楚。

經 壬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解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杜[illegible]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黃氏曰政出一人豈容私覲復由王命何可再奔周公之罪大矣經書晉爲逃主匿叛人以攻天子罪可勝誅哉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款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想何加一兇字。賊稱弒元之功

竟不諱。起周室。如晉王何。恐但明。說文討。得楚故。用三字經。不庭三元。劇遺諸心。交鄭二字已。伏來盟交相。見明辨三語。已伏鄭陳。微

偃、二子楚大夫。罷音皮。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傳見晉楚當同。

年始嘗之。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幣也。道路無壅。謀

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胙國。隊失也。其衆無能享國。家報也。鄭伯如晉聽成。受盟也。猶

晉楚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私晉。既與楚成。令諸侯以申交好。

鄭往受命。當秋公羊作沙。澤沙。廣近水。

之地。北境。與交剛相近。而西遠。

衛。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國藏之義。狄敗。狄備背者。猶能自強也。

瑣澤之會。諸侯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鄭衛。遂以西門之

盟爲妄。非也。春秋狄楚。爲其僭王稱夏也。晉楚之盟。聖人

所惡。況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瑣澤不書宋華

元。西門之盟。華元與焉。未嘗至瑣澤也。不書鄭受成于晉。
自晉歸國也。瑣澤遠于晉而近狄。時晉侯欲侵狄以報九
年秦狄伐晉之怨。故帥師至瑣澤。會晉衛以受成爲名。使
狄不及覺也。狄間晉方盟楚諸國受成。遂乘機侵晉。甫至
交剛。而潛師驟起。猝不能備。大敗而還。蓋會者。晉侯。敗狄
者。遣將也。云會于瑣澤。則不必復言晉衛也。傳叙齊桓之事曰會于首
止謀寧周也不必叙八國盟于洮謀王室也不必叙七國此類甚多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禘違外涖盟不肯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
而縣焉。縣鎛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疏云禮仲尼燕居云兩君相
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大祇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又
縣當在庭今地室而縣特登乃奏欲以驚賓矣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

託言辭樂得詩

子反胸中一片殺機隨口吐出便是叛亂之證一矢如逆其從遺中及目從從其身可為術兵之飛拼至弟汝一矢句斬關而入

況置詩手括於刑之說詩總求在此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跳云餙辭辭樂匪其驚走之意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踈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告朝朝而莫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貌武夫公侯干扞也城詩周南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巳○干戸旦反及

又總一段結出亂字

照應起手叙事作結

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尋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畧取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諸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林云自制其腹心之欲非以縱欲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按傳于郤至言賓而子反不言主于郤至語中補黜自足明是主不可以敵嘉賓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言謚文子見識高明不特見楚食言最要晉之速亂厲公所為自有一箇恐亡築殺在後而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郤至凡擅風雅。兼明君臣大義。吾于聘楚而知之。西門之

盟楚方有意弭兵而秦桓播弄其間于反覆萌北方可圖之意此番燕客不過謬作周旋而戲侮挑纍幾與齊廷笑客者同郤至之折子反從他一矢加遺語以禍字代他福字分出治亂兩段治世以體國之福也衰世以爭國之禍也提出天子見周室之盛轉出諸侯見滿天皆臣妾扞城其民武夫可貴屠戮其民武夫可誅斥其食買使欲而以腹心股肱爪牙禍人適以自禍也明目張膽盡情指斥可使賊臣奪氣

經 癸未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illegible]將伐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 按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前

假宣伯爭功知公之朝王全無誠意使與成子受脤而惰兩相映照

致為身基幹[illegible]禮[illegible]當由禮而況乞尚可求師為作一斷

成公○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晉宣公

也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杜〕致君命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孔〕疏幹以樹木為喻基以牆屋為喻郤子無基則無倚言有所倚○不假借○言將取亦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

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按附讀載僑如至京師王孫說見其入而賤之而言於王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補〕注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補〕注二公不告識不在王室成子受脤於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按脤蜃也云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

東萊云在中所爲天命之謂在大易是令正性命汪云左氏言禍福都從禮與敬上斷但說有許多口命云胡古數皆從原頭上勘盡尤精

之脤蜃大蛤也以飾祭○器○脤市軫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按中謂正理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天之生民有物有則順其則而天之命我者斯周所謂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林解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林解致敬之道在養其神明之舍敦篤之道在守其本然之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子瑕張本

按林氏以爲傳云會諸侯伐秦○似晉未嘗朝也然厲公頗知尊周之義○意欲請二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率諸侯朝王○晉不朝王○諸侯誰朝王者觀○後悼公○合十三國大夫伐

黍。過。周。而。未。嘗。入。聘。於。周。可。見。矣。傳曰。公及諸侯則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之。以。宜。於。周。社。也。而聖人畧之。以其意不在朝王也。春秋百數十年。桓霸而天下朝齊。文霸而天下朝晉。從無有率諸侯入京師。行朝禮者。今一遇之。又以他。故。兼。及。安。在。其。爲。尊。周。室。哉。此。不。敬。之。甚。惰。之。大。者。也。傳。述。成。子。受。脤。而。惰。而。次。其。棄。命。不。反。成。子。果。卒。于。師。是。惰。之。小。者。動。而。獲。咎。惰。之。大。者。未。見。其。殃。似。養。訓。守。業。之。言。未。爲。盡。驗。不。知。不。敬。其。君。必。有。誅。上。之。臣。齊。移。于。陳。氏。晉。踣。于。六。卿。篡。弒。相。仍。取。禍。可。勝。言。歟。故。傳。錄。是。篇。發。明。聖人不書朝王以深責伯主之義。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魏錡子）絕秦。（書口宣已命）曰。昔。逮。我。獻。公。

馮云直起從相好說入伏下惟好是求又云戮力同心伏下二心不啻數語領起一綱

注云非挺文公聲似十倍

馮云此文要看其往法頂法又要看其接法想法于不數見其段■之發于極

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云孔安國以戮力爲陳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林解即世卒也在僖九年）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成功于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猶者患）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埸音亦）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謀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時無諸侯蓋詭侯强致此虛）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于秦無

便見其起伏之奇　穆納文公實爲大功而反以補過助亂城濮無役不至貪于進于東而反云大造于所令狐實皆己首而反云率我誅賊皆昧心之談

備云本快何快意以假心狐造前此未有也曲在秦志說的蚤曲在晉

祿文公即世（在僖三十二年）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誑之費滑澗國都于費按今河南偃師斯前）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消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謂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于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賢賊食木徽蟲名謂秦納公子雍。翳共月反蝥選侯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改也。七全反），入我河曲（秋蹇黃河千里而一曲河曲晉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今山西蒲州東北有涑水城。涑，息錄反），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

百尤短護國是至文實亦利口

出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道晉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於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芟所銜反虔劉皆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衆也在宣十五年虢云聚衆以拒秦也君亦悔禍之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與也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

此現在事實故鋪情發揚

馮云特用雙關對落非此不足以收一篇悍激緊沉之文

以上叙辭令以下叙事實就背令狐之盟叙起是用師之故

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疾亦痛也暱親也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部諸侯豈敢徼要也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口才也不佞謙辭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使也執事實圖利之

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

馮云特載孟獻子語見非徒以絕秦助說為功

結寫晉侯得意與呂相絕秦一段與前照應

荀罃佐之。代趙同 趙旃將新軍。代韓厥 郤至佐之。代趙括 郤毅郤至弟御戎。欒鍼欒書子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上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地今在陝西涇陽縣西南

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補過秦爵二十等四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見漢書孔氏云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右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之。商君定為二十。非盡新作也。○差初佳反。更音庚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水名在今陝西平涼府西南及侯麗而還。秦地在涇陽縣境○力馳反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新楚秦地當在陝西朝邑縣境補迓傳言迎晉晉侯○迓五嫁反成肅公卒于瑕。晉地終劉子之言

傳寫戰諸篇。俱兩國細敘。麻隧之師亦秦晉大戰也。何以專爲晉一邊。至晉之君何用謀決勝。俱置不論。但載絕秦

一篇辭命而秦師之敗一語已足盡傳體經義爲之也秦與晉爲令狐之盟寢兵息民復申舊好共奬王室豈非衰周之幸哉秦桓叵測召狄與楚再謀伐晉必欲流毒天下而後已於是晉興問罪之師乎以文告冀其尋盟未嘗遽以兵加之乃悍然拒戰卒至敗績故不敘其所以敗而但載呂相絕之之詞覽敗殽之後惟河曲交綏差得夜遁其餘俱是撓亂旗靡雖敗有大小而無役不敗是他國所最不幸者獨秦以爲常彼視民命爲兒戲此視戰勝爲等閒故經不書敗績而傳亦不敘其所以敗也　晉之勝秦已止于此至悼公而櫟之役爲秦所敗伐秦之役遷延不進嗣後秦不出關晉不西指此篇爲勝秦之結局故傳錄絕

叙之文以收束自殺以來數十年交兵事。呂相之言。非必盡爲子虛。而楚人來告一段。却是飾詞。秦雖名楚。楚安能告晉。然秦楚相聽。故疑楚于秦。使秦桓以楚言漏洩。不敢親暱耳。傳又將名狄與楚覆述。見呂相歷叙前事。因斯而起。西秦歷世流毒。於今爲烈。麻隧之伐。非晉之懲也。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鄭地求入于大宮。鄭祖廟不能。殺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陳傳兩下相殺不書反軍于市。林解還也軍于鄭國之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燒也之。林醒子駟既盟國人遂從公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焚燒其市殺子如子駹。班弟武邦反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班以將難而立其所私。不特禍已。兼以禍鄭。而又以求入

諸晉人使三字必有賊臣主其事者

詩之其易而背故終之諸卿循取賂地邱

作亂益悖矣。欲至大宮者。意在盟國人。子駟焚市。雖羣賊盡誅。而被焚者不勝數也。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宣公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氏曰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渠邱公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君歷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洽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冬

晉侯強見隱然郤犨爲之主

公然自送林父至衛曰中何嘗有衛君爲傲字伏根

定姜惧亡故忍之以救亡豈知能亡人國者先自慮

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子獻公衎立）○秦伯卒（此秦桓公卒史失其名子景公立）

傳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illegible][illegible]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孔疏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還[illegible][illegible]必見伐故去）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陳傳復宜不書傳言非衛侯志所以書歸）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觵所以罰不敬觥陳設之貌○食音嗣兕徐姊反觵古橫反觩音虯）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憍傲乃爲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叙亡兩相呼照亟弌且深

也。

爲十七年郤氏亡傳

傳盡惡郤犨也。而截上寫林父之歸。下寫郤犨之享。若不相黨。不知下截。卽上一截之斷語也。林父奔晉。獲交郤犨。覩定姜夫婦喁喁。悉辨忍辱俛首從命。犨之惡乃還及於省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斷其必亡。惟傲故脅魯而奪已縣。之。婦脅衛而納不介之臣。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如所惡者也。晉侯强見而不可。能堅所惡者也。郤犨挾之來。此時晉屬頻勤。諸侯郤至相知大義。明皆權奸當去。則理順辭直。晉必不以一林父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河。況賊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

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識不足與大事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詳讞僑如惡聲聞于外今逆君夫人而以僑如往耶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黃東發曰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胥不能敵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乎此者。惡反五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史例也豈有爲尊夫人而舍逆者之族然此以去叔孫爲去族猶可說也宣元年公子遂以去公子爲去族公子非族也更不可通矣故趙氏謂後人妄加之是也 春秋自有其權衡故曰春秋之稱稱量度也量度於史例而或從其文不從其例或存其例明著其失或變其文直示其義皆聖人之權衡也故有五者之襃傳示余經之大旨豈一舍族即足以見之故知非左氏本文也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孔達之孫甯惠子立敬姒定公妾之子衎獻公以

云此不甚好貧母事以姜氏民共而知之又云想夫人帶日而事無如不聽

結句老林父一生得力述爲四十餘年事蹟指綱

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秩經夫毀者之稱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不言暴妾使余是也內青納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鱄市轉反一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寶器舍音捨于衛，盡寘諸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爲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定姜賢夫人，其于太子不爲訓誨之辭，而預發其端，遂使人人解體，而國變頻仍，不無餘憾矣。甚善晉大夫，其於荀偃、士匄、趙武無不遍交，後來傾衛，其用不止郤犨也。

經 乙酉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秋遂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歸去矣。魯有兩嬰齊，一爲叔肸子，一爲遂子，皆公孫也。叔嬰齊稱公孫嬰齊，此稱仲嬰齊，則平

公孫嬰齊也薛綜叔曰公羊有嬰齊後歸父之說鄭泥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文也命氏至春秋而柰極矣豐施之爲豐以公子豐孫仲之爲孫以公子惠孫則以王父名爲氏者也慶封之爲慶以慶父鱗嚈之爲鱗以公子鱗施伯之爲施以公子施父是以父之字爲氏也胥甲父之爲胥以是又以父之名爲氏也氏不必王父嬰齊何必後歸父乃得以仲爲氏也云仲嬰齊正以後仲非爲後歸父且歸父自有後于家其字也子家羈歸父之孫此正以王父字爲氏也若後嬰齊安得後有子家羈知仲嬰齊之後遂不後歸父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子平公成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按今江南鳳陽縣○

尖能辭其州 而文似則及 火猶背伯也 子滅安得有 [illegible]曰爲君 非君節

鰌音
秋○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
遇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程解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
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按爲弑太子之故而執不同于私意
執之以惡及其民告者故予之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
劉氏謂傳說晉妄執失其旨矣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稱進凡稱人執
史衆之極辭此許君執經
變文予伯主以討罪之義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
愬妄不背
者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陳傳奔者無罪

張元德謂晉侯不執負芻于未會之先使曹人得以藉口
是也愬謂晉侯此舉有三失焉負芻弑立親離衆叛晉執

之一將之力耳而必待大集諸侯一誤也遲之又久使國人忘讎服從者三年又不明聲其罪而以好會名二誤也復與歃血同盟誓無虞詐而忽執之三誤也曰歸于京師儼然覇討之正乎之也不言執曹負芻而言曹伯惜之也

天下無獄君篡位而可以保其首領者執歸京師獄上聞于天王付之司寇立正典刑庶幾為天下亂臣賊子之懲晉人安得參末議耶且曹既無君子臧自當繼立是大有造于曹也遂節守節何從置喙乃郤至卿田出力爭此小利負芻大憝濡滯[illegible]于晉人夫子又書曹伯歸自京師盡傷之也

夏六月宋共公卒

注云前說子反後說楚子皆為鄢陵之敗君傷而子反死作引

馮云起手一段總提下分兩截蕩澤弱公室為上截宿，而以自[illegible]之以不王人[illegible]不為下截提何而以出[illegible]楚始之附以[illegible]

楚將北師○衛侯鄭子囊莊王子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按今河南葉縣境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illegible]戮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公孫壽孫林遐蕩意諸子為司馬華喜華督之元孫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葉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

元爲主

華元義形于色矣較並無設供正論保倪不畏强禦

也宦去族以告諸侯魯史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强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國林盤瑕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也右師者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〇戌音恤桓氏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孫逃華元請討蕩澤許之〇乃反〇補述經書奔晉自晉歸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奔晉告故書歸亦書自晉見其出入皆挾晉爲重不復詳所至者罪外也君以外納告非也言自不必外納劉氏謂華元不待挾晉以外非也魚石止華元實畏晉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林歷子山郎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挾叛君之罪大叛族之罪

□□迷若於敗□

馮云不向右
師一邊敘去
邶從魚石一
邊吞出斬比
報借
以四人結

小史官但罪其叛族非聖人之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來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遂之則馳絕句則決睢澨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補注族同罪同獨魚石書奔直林歷爲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佐老戴公五世孫王梅溪最譏遂子魚之賢意謂之忠而無從乎且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滅親石與有庸焉此體聖經之義而以討亂與華元也于奔晉下插敘三族元爲戴族僅與莊族司城爲黨觀下討澤即命司城率師可見桓族遍六官爲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偪久矣

然三族雖分皆宋之公族也山弱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君也元爲右師討賊者正也卽出奔而約晉爲援猶正也山爲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待討者以華元倚晉爲援而國人助之耳嘗是時元解宋圍合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于欒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遜于華元之事至決雎登陴元之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遽返之而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皙異矣然五人援楚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責華元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晉三郤害伯宗杜解三郤郤錡郤至郤犨害嫉也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

州犂傳畢陽及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於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

伯州犂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弗忌晉賢大夫。爲欒書之族。三郤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于晉者。故書使三郤譖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郤。于是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爲。盜憎主人。書其盜首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補遺傳見

許以畏鄭故。依外援以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倣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